

王愿坚文集

第六卷

文艺理论

王愿坚·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王愿坚文集

第六卷

文艺理论

王愿坚·著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王愿坚文集. 第六卷, 文艺理论 / 王愿坚著. — 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18. 1

ISBN 978-7-5313-5195-5

I. ①王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文艺—作品综合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文艺理论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0275 号

目 录

人·人性·人情	001
人·命运·心灵	009
思想和思想力量	018
谜的启示	026
美的精神和美的电影	034
写透 写深 写活	044
电影创作需要理想之光的照耀	049
写出人物和党的精神联系	056
时代·崇高·艺术勇气	
——看1983年部分影片的几点感受	060
革命战争的银幕表现	
——军事题材影片创作断想	070
漫谈电影文学的人物性格刻画	081
给革命历史以艺术生命	
——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创作断想	100

提高电视剧的文学价值

- 在陕西电视台的讲话104

电影与文学

- 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讲话122

史中寻诗

- 电视文学剧本《复归》欣赏随笔143

- 让历史告诉未来148

为英雄时代传神

- 影片《梅岭星火》欣赏札记153

从特殊里开掘

- 《这里通向天国》欣赏随笔156

- 喜看电视剧《大学生和小篾匠》159

战争在心灵里打响

- 电影文学剧本《远离战争的年代》欣赏随笔162

为战争传神

- 话剧《血染的风采》欣赏随笔165

人民呼唤我们归来

- 在电视连续剧《重返沂蒙山》研讨会上的发言168

- 精神的火花172

- “追求”小议174

- 小说与电影的关系是怎样的176

- 看见了战场上的毛主席178

- 创作者的灵魂先要净化180

- 人民需要战歌184

- 是宝贵的东西就应该肯定186

- 探索·发现·创造189

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断想	194
勿忘文学性	198
为了孩子，为了文学	200
微风起于青蘋之末	
——祝《精短小说报》问世	202
高唱革命军队和军人的歌	204
要从“史”里找到“诗”	207
革命历史的深情呼唤	209
向着真实，向着伟大	212
走出迷惘地带 塑造当代新人形象群	
——著名作家王愿坚答本报记者问	214
健康而又繁荣	
——赞“野蔷薇”征文	217

人·人性·人情

一

电影是写人的。电影文学就是电影人学。

写人，向着人的心灵掘进，在银幕上捧出美好的心，这种艺术劳动实在令人喜悦而神往。

但是，如果把一些优秀影片多看几遍，对着这一颗颗活蹦乱跳的心仔细注视一会儿，就会发现：这每颗心上都长着一根粗壮的血管，血管里流着一种奇妙的东西。这种东西叫作人性和人情。

原来电影艺术家还有这么一个秘方和窍门！这些能手，在造心的时候，没有忘记为它造上动脉和静脉，使它活着。

二

果真这是一个什么奥秘吗？其实不然。文学艺术作品表现人性和人情，它和文艺本身一样古老，倒是个“祖传秘方”。早在一千五

百年以前，文艺评论家刘勰就总结了前人的实践，概括过这条带规律性的经验。他说：创作，是“情动而辞发”；欣赏，是“披文以入情”。人性美和人情味，从来就是文艺作品感染力的要素和联系创作与欣赏的纽带。

文艺创作是以人为研究对象和工作对象的。写人，就要描写活生生的具体的人，写人和人的关系。正是在这个人与人的关系之间，弥漫着人性和人情。怎么能够设想，以具体的人为中心的文学艺术，却不写人性和人情？所以，文艺要写人性人情，不是奥秘，而是常识。

但是，懂得这个常识，我们曾经付出了多么高的代价呀！

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，弄成了问题，而且一度成了大问题；把本来极有价值的东西扔掉、赶走和砸烂，毁灭给人看，这是真正的悲剧所在。早在60年代初，敬爱的周恩来同志就在一个谈论电影的会议上尖锐地批评过：“把‘人性论’‘人类之爱’‘人道主义’‘功利主义’都弄乱了。”弄乱，本来就够悲惨的了，而这个“乱”落到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手里，就被搞得更加混乱不堪、荒谬绝伦。他们在人性人情和“人性论”之间画上了等号，不论作品写的是什么样的人情，一概贴上“人性论”的标签，关进了监牢、送上了法庭，从而使文艺不通人性、灭绝人性。

这段要求文艺更有人性和无情扼杀人性交织着的历史，这段因为描写血泪而招来血泪的历史，还没有过去多久。这里面有多少可以记取的经验和教训哪！

记得1959年在部队一个谈论短篇小说的座谈会上，遇到巴人同志。他对我说：“我不信文艺是无情的东西。除非作者本身就无情。”他又说：“要通情达理，万万不要‘矫情’！”这位率先轻声呼唤文艺中人性人情“魂兮归来”的老文艺战士，当时已经挨了“人

性论”的棍棒，可他还是捂着脑袋继续深情地呼唤着。

就在那人性人情被人从花园里放逐到荒凉的沙漠的时候，也还有人小心地然而果决地走向人性和人情。一位知名的剧作家，曾经和少数同志私下里谈过他的实践体会。“什么是香花呢？”他把声音放低了说道，“就是要大胆地写人性人情，写到只差半步就成了人家说的毒草了，那就是香花！”在这里，香花和毒草的概念，都有那个时期的特定性，对于现在和将来的青年人也许还得略加解释，但是对于从那时走过来的创作人员，却是不难理解的。时至今天，重新念叨这句话，仍然还可以感受到它所饱含着的辛酸，看到一个艺术家的胆识，体察到其中蕴蓄着的可贵的艺术经验。

什么“悬崖”“禁区”？什么“边缘地带”？文艺创作写人性人情，就其性质来说，本来就是鲜花芳草自由生长的广袤原野，是文学家艺术家纵马扬鞭的疆场。

仅仅讨得个“可以写”是不够的，很不够，而是应该写、必须写，应该在我们的文艺创作中理直气壮地抒写人性美、人情美。

三

把一个活生生的东西长期监禁和放逐，大约终究是不行的。是血液就要流向心脏，是灵魂就得归来。

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，文学艺术创作必须表现的人性人情，终于又随着春温漫步走了回来，进了评论家的视野，上了文艺创作者的笔端，也进了电影摄影棚。这是件可喜的事情。

文艺和人性的关系，既是个复杂的理论问题，需要通过正常的探讨和论争，把它研究清楚；又是个重要的实践问题，要求通过文艺创作的实践来探索和回答。

问题本来就复杂，又把它弄乱了，就更加复杂。而令人奇怪的是：把问题弄得复杂化的手法，却是简单化的。回顾一下人性人情遭受冷落和排斥的历史，可以看到，随着阶级斗争的扩大化，出现了两种情况：一是把无产阶级人性和人情简单化，只讲斗争性，不讲同一性，只讲恨，不讲爱；二是把无产阶级人性人情绝对化，认为只有阶级性，不承认不同阶级的人有相通的方面，有共同的人性，不承认共同人性与阶级人性统一的人性。简单化和绝对化，对于学术和文艺都是有害的，它把本来属于无产阶级自己的那一部分，排斥、驱赶到了不该去的地方，在理论和实践上造成了混乱。

把这样一个搞乱了的问题弄清楚是不容易的，还有待时日，有待深入研讨。

但是切不要把资产阶级的“人性论”和文艺表现的人性看作是一个东西。

如果把两者区分开来，那么，我认为，只承认“共同人性”，并且把它说成是“人类自然本性”，这种说法和认为只有阶级性的人性的说法一样，同属简单化、绝对化。我赞同这样一种主张：人性指的是共同的人性与阶级的人性统一的人性。在阶级社会里，人性，主要表现为阶级性的人性，这是由各阶级的阶级地位所决定的。但是，主要并不是总体和全部，还有共同的、相通的东西，共同的爱好、趣味和感情。两者辩证的统一，才是我们所说的人性，也才是文学艺术所应表现的人性。

对于文艺创作来说，更有意义的是：人性的这两个方面统一在人的个性之中，历史地、具体地体现在“这一个”人的个性之中。

于是，我想到了影片《啊！摇篮》，想到了女主人公李楠。李楠，是我们整个电影艺术画廊里一个极具特色的艺术形象。她被塑造出来，不仅是艺术上的一次创造，而且具有重要的认识意义。母

爱，爱孩子，这是颇带共同性的人性。然而，由于阶级搏斗的烈火猛烈烧灼和独特的思想历程，李楠偏激了。她不爱孩子，甚至讨厌孩子。她失去了对孩子的人性和人情。这好不好呢？不好，很不好，是一个人性不完善的形象，是一个人性被扭歪了的形象。随着生活和斗争的发展，我们看到母性慢慢地回到了她的心间，她对孩子从冷漠到热爱，从冷峻到温柔，人性在复苏，在完善。这种合乎人性、富有人情的表现，通过她的具体个性体现出来，而且呈现了新的升华。当她怀里的亮亮醒来，蒙眬中喊她“妈妈”，而她也激动地应声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了动人的人性美、人情美。

在我看，这，就是共同的人性与人情统一的人性。

四

电影艺术作品要不要表现人性人情，这由不得艺术家的主观随意性，而是文艺特有的规律，它是从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，并为生活所决定的。

生活里充满着丰富的人性和人情，作为反映和解释生活的艺术作品，当然也就要写好人性人情。

提到人性，我常常想到解放战争时期的诉苦运动。当时，为了提高战士，特别是俘虏来的国民党士兵的阶级觉悟，使他们认清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历史使命，便发动战士忆苦、诉苦。耐人寻味的是：这么一个庄严的思想教育运动，使战士懂得阶级、阶级斗争的伟大的真理的活动，却是从人性、人情开始的。参加这个运动，简直就是走进了感情的海洋，人性的水在翻腾，人情的浪在激荡。战士们，包括昨天还持枪相向的敌军士兵，都坐在草铺上、围在油灯下，回忆和谈论着自己最戳动感情深处的往事，有的从亲子之爱开

始，忆起父母对自己的疼爱，而后忆起受不起地主的残酷欺压，只好卖掉了自己的姐姐。有的忆起了夫妻恩情，又谈到妻子怎样为了丈夫活命而卖掉了自身……句句血、声声泪，从个人细微的感情、亲人之爱，引向了对阶级敌人的强烈仇恨。然后，经过追根、查整，认识了革命真理，激发起为阶级而战的自觉性和热情。

政治教育尚且如此，难道诉诸感情、形象的电影艺术创作，倒可以不重视写人性、人情？

当然，人性不是抽象的。它在具体的人的个性里。具体的人千差万别，人性人情的质和量都有差异。文艺创作要写出独一无二的个人，就要着眼于具体的人，从纵的继承发展和横的关联、联系上，去研究具体的人性人情。

电影《泪痕》里，县委书记朱克实和技术员小魏一起熬年的那场戏，之所以令人难忘，就因为它合乎人性而又充溢着人情味；而这人情味真正是从生活里涌出来，在具体人身上体现的。准确的细节描写，加上演员真挚的表演，使人性人情真正像鲜血流在心脏里，情动心也动，人活了。这个朱克实，爱喝一口，还能品出酒的味道，小魏奇怪了：“你也爱喝？”朱克实说：“我也是人哪！”这看似平常的回答，简直抵得上一篇关于人性的宣言。

是呀，人性人情，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矿藏，它绝不抽象存在，只共生在活生生的具体人的身上。只有把人真正当作人来了解研究的艺术家，才能挖掘得到。

在具体的人身上，人性美的光辉使人心惊目眩。

敬爱的贺龙同志遭受了林彪、“四人帮”的残酷折磨，身体极其衰弱了。一天夜里晕倒在走廊上，看守的战士把他抱回到床上。当他醒来时，听到战士在窗口轻声地唱：“洪湖水，浪打浪，洪湖岸边是家乡……”贺老总，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帅流下了眼泪。因为他是

人哪!

说到思乡，这似乎又是一个颇带共同人性的话题了。我却想到了另一位著名的将领。听说，当他带着他的旅艰苦远征，历经南下北返，中原突围，八千里路云和月，在艰难的时刻，他想家了，想延安、想陕北。到达陕北的那一天，炊事员刚把米饭做好，旅长跑来了，抓起锅巴就吃。炊事员没看清是谁，抡起锅铲照屁股就是一下子。旅长呢，又抢了块锅巴边吃边跑，还哈哈大笑。他是人哪!

革命人如此，敌人呢，也是具体的。我们常苦于敌人写得不像。在考虑人的多样性的时候，常常去琢磨反革命的人有没有好的表现、革命人要不要写上坏的行为。这是没有意义的。关键还是在于是不是作为一个具体的人来研究，真正了解他们。好的敌人是没有的，但活的敌人是有的。不久前，听到了一个过去敌军将领的坦诚的自白。这个人，平时不贪财、不扰民，旧的道德修养很好。一次战役中，他带着师部连夜逃了解放军包围，悄悄躲进根据地的一个村子，只要当夜不被发现，第二天便可逃出去。可就在这天夜里，隔壁一位老大娘把自己的房子烧着了，拄着拐杖站在房顶上呼喊：“解放军快来呀!”就是这位军官，拿起警卫的冲锋枪，把老大娘打死了。然而，此后几年里，他想起这个景象心里就害怕得发颤。这，也是个具体的人。

五

电影艺术创作表现人性人情，更为重要的是实践问题。

不能等待理论上弄清楚了再拿起笔来，也不要期望有谁能开出一个万无一失的药方。在艺术中被抢走的，还要在艺术的实践中把它夺回来。过去的险程化作明天的坦途，还要靠创作者勇敢而辛勤

的艺术劳动。生活之树常青，实践有很高的品格。电影艺术作品里，那种合乎人性、富有人情的形象的创造，还是要靠从生活出发、在实践中突破。

具有艺术胆识的电影艺术家们，已经行动起来了，最近创作出来的一批优秀影片，像《归心似箭》《啊！摇篮》《泪痕》等等，都描绘了人性美、人情美。

电影《归心似箭》里，受到人们称道的爱情描写，自然是一曲人性人情胜利的凯歌。就连那香烟缭绕的分金场面，也是表现人性美的力作。月黑夜里，两个企图抢金害命的人被抓住了，就要给背信弃义者以惩罚，魏德胜却来求情了。这个求情，真是从具体个性表现人性的奇笔。这个同情心表现得合情合理，深刻动人；它像一块石头丢进水里，又漾起了特定的人性的共鸣。它给了人性描写以独特的启示。

我喜欢电影《樱》，赞赏它像描绘一条压缩了的弹簧一样，用曲笔表现中国人情操的力和美，我更三倍赞美它表现人性人情的勇气和探索。影片把人写得那么合乎人性又富于人情，把人性人情写得那么醇厚、质朴而又浓郁。它探索的成功告诉我们：在电影艺术作品里表现人性美和人情美，是必要的，也是可能的。然而，把可能性变成现实性，又要付出精心的劳动。

人·命运·心灵

—

为了向电影学艺，我常看故事影片。看来看去，越看越觉得这个“看”字很有意思，大有学问。看，当然是看那些看得见的东西。坐在影院里，从银幕上那来似奔马、去如逝川的流动画面里，可以看到新颖的生活面貌，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，各种人物的行为动作，甚至连花朵的微绽、睫毛的战栗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但是，耐人寻味的是：观众看到了却并不是满足了；原来，观众希望看到的并不只是这些看得见的东西，而恰恰是那种看不见的东西。比方，鲜明的性格，高尚的品质，纯真的爱情，生活的哲理。一句话：想看到人的心灵。每当看到了这些，就会获得艺术的感染和欣赏的满足。

作家艺术家的研究对象是人和人的灵魂。文艺创作，是探索和塑造人的心灵的劳动。电影艺术，通过看得见的让人看到和感受到看不见的，使不可视的变成可视的，这种创造人心的工作，是一种多么艰难又令人神往的艺术劳动啊！

最近，我在故事影片《归心似箭》里，看到了一幅奇特的生活图画：荒僻的丛林草莽间，人们在辛勤地挖掘，在激流里冲淘，最后，这批淘金者从泥沙里得到了黄金。这幅画画得浓重、粗犷，还浮泛着神秘的传奇色彩。在影片里，这幅画自然是属于过去的，然而，不知怎的，它却把我带到了现在，带进了电影艺术创作的领域。我仿佛看见，这部影片的创作者——编剧、导演、演员、摄影……都是些淘金者，他们在革命历史这个巨大的矿床上走着，寻觅、挖掘、淘洗，他们也获得了黄灿灿的真金。不同的是，这些创造了金子的人并没有在缭绕林间的香烟里把它分掉，而是继续冶炼、锻打，把它熔铸成了一颗金子的心。然后，就像传说里的丹柯一样，他们把这颗热得烫手、亮得耀眼的心，从滚热的胸腔里捧出来，高举在霜浓露重的丛林里，举到了银幕上。

捧出了美好心灵的，当然不只是《归心似箭》。最近摄制上演的许多优秀影片，在许多艺术成就之中，有一个共同的特色，就是都在向着人的心灵深处掘进。《啊！摇篮》也从革命战争的历史里找到了自己的诗，描绘了革命军人的赤子之心。《泪痕》《李四光》题材各不相同，所描绘的心灵却都闪耀着金色的光辉。题名《苦难的心》的影片里，老专家罗秉真的那颗心落进了地狱般的暗夜里，却依然光芒四射；以至连创作者也按捺不住地喊道：这心，是金子做成的。

这种挖沙淘金、积金铸心的劳动，便是艺术的创造。而电影艺术家在铸造人心的同时，也创造了新鲜的艺术经验。

二

心灵不能独立存在，它在形象之中，然而，它绝不在一般化的

“形象”里，也不是从任何角度上都可以清晰地看到；它蕴蓄在精美的艺术构思之中，附丽在独特的艺术形象上。

就以写军事题材来说，描写革命战争、塑造革命军人形象，无疑是极其广阔、大有作为的天地。但是，不少写过一点军事题材电影作品的人，也遇到了一种苦恼：面对着如此丰富的战争生活实际，就像拿着画笔对着一条奔腾万里的江河，反倒没处下手了。于是，有的企图记述一段历史事件的始末，有的着眼于某个战役战斗的一般过程；构思上一概是“正面强攻”，人和人的内在精神离开了作品的中心，成了事件、战斗、故事的演述者，其结果当然是可以想见了。

影片《啊！摇篮》写的是革命战争生活，革命军人形象。剧作者徐庆东、刘青同志却从威武雄壮的陕北战场上选取了一支既不能攻、又不善守的保育院的队伍，写了四十几个孩子和几个照看孩子的军人的命运。影片《归心似箭》也是描写战争生活的，剧作者李克异同志很了解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生活，但是，他没有去写那艰苦卓绝的14年，也没有写白山黑水间的浴血作战，甚至连个知名的战斗也没写，他写了什么呢？他抓取了抗日联军连长魏德胜个人的命运。

命运，这个字眼似乎不大好听。这是因为“四人帮”往它身上泼了许多脏水的缘故。其实，所谓人的命运，不过是一个人所经历的生活和思想历程，是人物思想性格产生、形成、发展的历史和展现的环境。有哪个作家艺术家在研究人的时候，不同时从纵横两个方面研究人的生活道路、思想经历，研究人的遭际和境遇呢？

在生活里，每个人的遭遇和命运都是具体的、特定的。正因为着眼于具体的人和人的特殊命运，影片《啊！摇篮》和《归心似箭》选准了艺术作品的题材，找到了描写革命战争和革命军人的特